责编:王琳琳
电话:(010)67112251
传真:(010)67113772
E-mail:whjy@cenews.com.cn
中国环境报

盘锦红海滩

◆刘国强

谁见过这样的大手笔画家?

站在天穹,用特大号巨盆往地球上泼红彩,哗啦啦泼一盆,哗啦啦又泼一盆,从春到秋大半年不闲手——

红颜色染红了大地,染红了荒芜的滩涂,吓得大海倒抽一口凉气,赶紧后退,让出一部分自己的地盘……

这便是红海滩,她在地球的东方,在中国东北,在辽宁盘锦。

原来,这个世界上最大湿地不喜欢穿素装,身着31万公顷的芦苇长裙还不满足,又把红海滩紧紧搂在怀里,系在腰间。

这块湿地堪称大自然的造化。在东北平原上滚滚向前,一路不断使性子的滔滔辽河、大陵河和双台河,扭动着妙曼身段在大地上恣肆舞蹈,双手捧上丰富的矿物质千里迢迢来献礼,红海滩,便是她们慷慨馈赠的豪华大礼。

若非亲眼所见,很难想像,红海滩不是沙滩,也绝非红色土壤,更不是红色岩石,而是由貌似瘦弱的小草们肩并肩手挽手集体翘起脚尖,让大地挺起红色的胸膛。

这种植物叫碱蓬草,一年生藜科植物。株高20至60厘米,茎直立,有红色条纹,多级分枝,枝细长,叶线生。别看它又矮又瘦,高不盈尺,却性格倔强,知难而进,用瘦小的根须抓牢大地,昂首斗浪。汹涌的波涛连出组合拳,一波一波又一波,拉开赶尽杀绝的架势,瞬间将它们淹没、击倒。波涛精疲力竭后退却,它们又顽强地站起来,抖落身上的泥污和水珠,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这群收复失地的勇士们像往常一样,把侵略者再次战败、象征羞怯的红颜料,涂在大海的脸蛋上。

大多数植物喝了咸盐水很快丧命,碱蓬草却奇迹般地适应这种劣质水,滤伪存真,在恶劣的环境中壮大自己,不断招兵买马,养育子孙后代,繁荣家族伟业,将历尽苦难的日子过得生机勃勃。

谁有这样的胆量,咬定理想不放松,把赤红涂在大海上,浪打不退,日晒不旧,风吹不走?

碱蓬草别名盐荒草、赤蓬草,又叫荒碱菜。盘锦当地人称它为“救命草”。20世纪60年代全国大饥荒,碱蓬草救了无数人的命。它可以鲜吃,也可以晒干贮藏,还是一种优品蔬菜和油料作物。

人们称湿地为“地球之肾”。盘锦被称为“湿地之都”,湿地面积占全市区域面积的61%。这台人类少有的超大型“空气净化器”,对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气候调节,贡献卓著。

人工种植碱蓬草持续扩充湿地版图,每年向大海推进5米至10米,最多推进30米。

为了保卫红海滩面积,盘锦市一次又一次雷霆出击,宁可财政少收入,也要生态至上,割断盘根错节的利益链。

2020年,红海滩吹响“大决战”号角,大力推行“退养还湿”修复海域生态工程,实现“退养还湿”面积8.59万亩,恢复自然岸线15.77公里。

盘锦红海滩,再次大规模收复失地,开疆扩土。

赤蓬草王国,也迎来昌盛繁荣的时代。

环境妩媚诱人,红海滩的“跨界好友”纷至沓来。

白鹤公主成为巡逻志愿者,迈着大长腿,闲庭信步。边走边四面瞭望,长脖颈天线向上伸,扬一下脖,再扬一下脖,似乎调整到最佳角度,方便接收信号。还俏皮地侧歪着头,给在空中飞翔的情侣送秋波,也似与云对话。

天上超低空飞翔的仙鹤,在空中来个“回头鸟”造型高喊一句上联情话,红海滩上的情侣张开翅膀扇动两下、连忙对下联,鹤夫妻这才爽快地别离,按照责任分工巡逻。

鹤公主不时停下来,用“听诊器”长嘴叩击红海滩身体,这里探一下,那里听一下,不时抬起脑袋歪脖想一会儿,再继续工作。

红海滩也不白让人家体检,鼓鼓肚皮,以吹气泡、放混水烟儿的方式暗示这位白衣天使,用衣兜里的小鱼小虾当酬劳。

红海滩南小河号称“世界最大黑嘴鸥繁殖地”,每年有上万只黑嘴鸥在此谈情说爱,生儿育女。

弹涂鱼是生物链的重要一环,也是红海滩的犁。它们每一次进洞出洞,以在浅水里耍欢儿、溅水花的方式,耕耘土壤、疏导和调解生物机理,排泄物又是碱蓬草的营养滋补品。盘锦市以年放养弹涂鱼数万尾的速度递增,其中2022年放养9万多尾,放养面积415亩,改善水生态环境。

沙蚕也是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如果说弹涂鱼用欢快的水花唱高音,沙蚕则司职低音区。二者分声部合作,联袂奏响美妙乐章。近年来,盘锦市累计投放沙蚕230万尾,嗡嘤嗡嘤,曲乐余音袅袅。

我一直以为红海滩上的碱蓬草跟许多大自然的植物们一样,平常一直穿着绿衣,秋霜一染,才披上红色小褂。

这次夏天来盘锦湿地,一下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,人家是“自来红”啊!

我近距离仔细观察那些刚出土,才一两寸高的碱蓬草,芽儿很嫩很嫩,株株都是红色。阳光透过来,碱蓬草体内的红色近乎透明,通亮通亮。每株草都怀抱一汪汪浅红色液体,似婴儿脉管,布局有序,活力四射。

那些婴儿小手般的红色嫩芽,抓向天空。

齐膝高的碱蓬草威严整齐,站成训练有素的仪仗队。

岁月的螺丝越拧越紧,碱蓬草的颜色也越来越深:淡红、浅红、粉红、正红,在每年的青春茂盛时节,居然成了高贵的大红!

放眼瞭望,天海相接之处,铺天盖地的大红烈烈燃烧,仿佛整个地球,都铺满了“中国红”!

红浪奔腾的赤蓬草令我着迷,也令我震惊,浩浩荡荡的海边滩涂,怎么只有这一种植物?

这些挤挤挨挨、红霞浩荡的碱蓬草,为什么一根杂草都没有?在陆地,在山岗,在废墟,在狭窄的石缝,但凡有一点土,各种植物便疯狂抢占地盘。在此,怎么只有碱蓬草一个种族?

谁也不知道,碱蓬草到底有什么祖传秘方、独门绝技,不惧咸水淹,不怕咸浪打,能咕嘟咕嘟吮吸咸水茁壮成长、持续扩编,壮大家族队伍,让耀眼的红比火还烈、比血更艳,烧红半边天,染红半边地,给湿地披上红大氅,让大海尽情舞甩火烧云水袖……

碱蓬草为什么能“一骑绝尘”?

我突然想起当年中学老师的话:“人家行你也行,人家不行你也不行,到什么时候,你都不行”。

一株草,一个人,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,无不如此。碱蓬草自强自立,艺高才胆大,敢于“择一城而终老,遇一人而白首!”

有人看不起小草,又矮又不起眼。我却说,草才是地球绿色的大基本盘,这个大基本面向好,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才茂盛繁荣。

有人瞧不起与泥泞浊浪为伍的碱蓬草,我不禁要问,地球上的植物超过45万种,在咸水浸泡的险恶生存环境下,还有谁能创建这样的奇迹,齐刷刷挺起脊梁,一草自成乾坤?

作者简介

刘国强,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,辽宁省散文学会副会长,中国作协会员。已发表中篇小说30部,出版文学著作23部。代表作《日本遗孤》《罗布泊新歌》《祖国至上》《鼻子》。曾获辽宁文学奖、辽宁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孙犁散文一等奖、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、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。

第五届 大地文心 生态文学征文选登

大风从这儿刮过

◆刘嘉陵

彰武我头一回去。我就是辽宁人,都一把子年纪了,有点不像话是不是?同行的朋友里有重庆的,山西的,北京的,人家没去过彰武没什么问题,我就说不过去了。我大半辈子可都待在辽宁。

但我要是说,我和彰武的沙子早就亲密接触过了,这算不算已经一定程度地去过那里?

彰武并不似歌中唱的那样,“黄沙万里长”。彰武的沙子是白色的,很细小,可打在脸上照样疼,像针尖轻扎。当然它们是借助了大风,尤其在春季。

半个世纪前,我还是少年读书郎,曾随父母下乡“走五七”,插队到了彰武和沈阳之间的一个县,新民。彰武在沈阳西北的100多公里处,新民则在沈阳西北的几十公里处。从风沙侵袭的角度讲,新民算是沈阳的“门户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,大田播种之际,忽起大风。当时农村都在学大寨,关键词是“大干”,凌晨四五点钟,必须下地了。那天早上即开始刮风,级别越来越高,一直到六七级怕都不止。可再大的风,春播也不能停啊。怕种子和粪肥在风中流失,就哈下腰弄,还能使身体摇晃得差些。再看大路上赶集的人们,一路小跑,跌跌撞撞。他们倒想歇歇脚,抽口烟,可做不到啊,衣服皆似鼓起的风帆,人都成了疾行的飞舟。当地管“快走”叫“欢走”,那个大风天里,露天地儿的人们想不“欢走”都不成了。

近午时,大风又卷来白沙,遮天蔽日,几步不见人。春播实在搞不下去了,小队长只得宣布回队部学习。这样的事情只有雨天才允许发生,年轻后生都兴奋地附和:学习喽!却不敢张大嘴高喊。

而一回到小队部,男的,女的,老的,少的,炕上,地下,靠着,倒着,很快便鼾声一片。乡亲们不是不爱学习,是起得太早了。况且,队部的窗户纸全都刮破了,飞沙满室,没法睁眼睛。闭着闭着,就都进了梦乡。

小队长连鬓胡子,长长的红脸,是个不怒自威的汉子。他先不住地呵斥,不许睡!谁打呼噜呢?可一会儿工夫,他自个儿也打起了呼噜。

哨子一样呼啸的风声,比催眠曲更催眠。屋子里鼾睡的人们都像披上了白衣,所有须发尽皆变白。炕上睡醒的人眯缝起眼睛,刚要笑别人睡在沙窝里,很快发现自个儿也被沙子埋了一半。

新民以东百公里外还有个县,辽宁昌图。也是那段时间吧,某日午后,乡村小学刚刚放学,忽然刮起狂风,弥天白沙漫卷而来。孩子们失掉了方向,都被风沙裹挟着走。大部分孩子总算摸到了家,有一个女孩子却失踪了,她正在读小学三年级。她姐姐已经到家,没见到妹妹,急了,告诉了哥哥。哥哥是大队治保主任,迅即顶着风沙,摸到大队部。一些党员和干部正在开会。党支书闻讯,即刻宣布休会,全体出动,去找那女孩。广播喇叭一遍遍播放着寻人通知。

黄昏前,小女孩在一个生产小队的场院里被寻到,正躲在大草垛的背风处打着瞌睡,脸上有泪痕。她是被大风沙强推过来的,她也不知这是何处,直到党员、干部、乡亲们,还有爹妈、兄姊出现在眼前。

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成为我的妻子,还当了画家,众多作品中有一幅名字叫《风和水静》。

2022年初秋,我即将随“大地文心”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团赴彰武、朝阳、盘锦等地,就要乘电梯下行时,她忽然拉开家门问我,带没带雨伞?要是从前,她知道我去风沙之地,一定又会问我,带没带风镜?

我们来到科尔沁大漠的边缘,辽宁西北向的门户——彰武,近距离聆听了刘斌、董福财等治沙模范的动人故事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他们就是在这里戴着风镜,扛着铁锨,推着装满树苗和水的马车,在流动沙丘和固定、半固定沙丘间,深一脚浅一脚奔忙,与大风年复一年地较劲。

新中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所就诞生在彰武。也曾考虑过放在大西北,但“共和国长子”辽宁,工业重镇沈阳,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意味着什么,无需多言。

科尔沁草原又叫科尔沁沙地,有点奇怪是不是?19世纪前,称它“草原”还真名实相符,那曾是清代“三大皇家牧场”之一,水草肥美,相传茂密的草丛高可及腰。而19世纪后,由于气候变化和一代代垦荒者粗放式过度农耕、过度放牧、砍伐等,大片草原渐成荒漠,沙化面积逐年扩大。20世纪后,生态更为恶化,每年春季风力最大时,按七级风速算,彰武风沙两个小时便能“攻”入沈阳。再不治沙,不必太久,沈阳也将沦为荒漠。

第一代治沙英雄刘斌,当过红军,参加过抗日战争,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是义县县长,后来的级别还要高。但他决意响应国家治沙号召,辞掉官职,主动请缨去了彰武,做第一任固沙造林研究所的所长。他有句名言:“我就不信,这治理风沙比打败小鬼子还难?”我们去彰武采风那几天,当地一位领导干部跟我们讲,1905年出生的刘斌,举家搬至沙区后,连按级别为他配的小车都推辞不要了。县领导关心他,说你不来城里上班可以,但你总有用车的时候吧。他摇头说没有。

国际沙漠论坛有个共识,叫全球治沙看中国,而中国治沙就要看三北(东北、华北、西北)了。刘斌正是东北治沙第一人。从这位了不起的老人开始,一切常人无法想像的大难题——树植了死,死了再植,植了又被连根卷起……一夜风沙后门都推不开,要从窗户跳出去……对那几代治沙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。

有四样东西,成为彰武治沙史的标志:男人的风镜,女人的纱巾,午餐的包子,铁锨上的红飘带。先说包子和飘带。据讲,治沙人一接到任务,食堂师傅便要问,明天早上还蒸包子?当然喽。除了包子,大风沙中还能吃啥?一打开饭盒,沙子即刻将饭菜覆盖。只能在头上套个塑料袋,在塑料袋里小心翼翼地吃。铁锨上扎红飘带则是治沙人的传统,我们先还以为是图个吉祥喜庆,后来方知,大风天里,治沙人想让栽下的树苗株距合适、整齐,但能见度太低了,怎么办?看一条条风中红飘带!以它们为准。

有一张刘斌老人的黑白风镜照,拍摄于难得的风歇间隙。老人将风镜移到帽檐上,正和同事们蹲着探究植树固沙难点,一位同事手里捧着一把白沙。他们身后十几米外的沙滩上,站着3位年轻些的勘测者,有的在操纵三角支架上的测量仪,有的拄着高高的红白标尺。他们3位的风镜也移到了头顶。刘斌的胡茬已经白了,但他笑得那样怡然可爱,慈祥得像我们的大伯。

感谢摄影记者,让那个瞬间永远凝固,我们的老所长也好把风镜多闲置一会儿,歇歇眼角,无障碍地放眼彰武大沙漠,畅想着有一天得偿所愿,茫茫白沙向蔓延开来的绿野低头,退避三舍。

刘斌老人在愿望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,病逝了。按照他的遗嘱,他被葬在沙地里。如今,那水泥矮墙围拢的墓地已被大片绿色环绕,常有人来为他献花,祭奠者中也出现过省委书记、市委书记等高级干部身影。

刘斌身后,还有个治沙标兵的序列,他们是董福财,侯贵,宋晓东,阿尔乡派出所“马背110”,马辉,李东魁等。

昔日荒漠面积占96%的彰武大地,如今已一片浓绿,高低错落在我们视野内外。那大片体量参差不齐的樟子松、彰武松、杨树、油松,被称为“百花齐放”式的种植,是在成活率很低(风沙、干旱加病虫害)的恶劣条件下,治沙人一年一年、一茬一茬、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反复试错后,才先后立地生根的。

今天的彰武已换了人间,平均风速正在下降,年扬沙天数减了大半,降雨量则有所增长。绿野之上,一架架高耸的白色风车正变风灾为风能;阵列式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利用光能发电,还能遏制风速、沙害,最大限度地保存沙地水分,促进植物生长,保障民生;而曾经恨死个人的飞沙,打在我们脸上针扎似的细白沙粒儿,也退回到它们该待的地方,并已具有了经济价值,其中含有大量硅砂,可作玻璃原料,亦可用于铸造、化工、石油开采、航天航空等建设项目中,由此还得了个“砂中细粮”的美称。中国有三大天然硅砂主产地,彰武即是其中一个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那个从沈城随家下乡的男孩子,惊恐地目睹小队部窗外漫天白沙和破窗纸而入的不速之客,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,那些白沙的后继者会被草方格、光伏板、防护林带固定下来,一部分还化作玻璃,补偿着前辈沙群对窗纸的伤害。

半个世纪后的今天,他踏上昔日飞沙初起之地感慨万端,与全新的阳光、清风相会。

作者简介

刘嘉陵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辽宁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。作品在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《大家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发表,并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及多种年度选本选载。著有《硕士生世界》《记忆鲜红》《自由飞行器》《妙语天籁》《舞文者说》《把我的世界给你》等。曾获首届“老舍散文奖”、首届“清明文学奖”,首届及二届、三届“辽宁文学奖”,2002年度“辽宁文艺之星”等。